

# 神話·【西遊記】

王冕 / 自述

從前，有一座山。

山上有一塊神奇的石頭。

過了很久很久，

石頭裡蹦出一隻猴子……

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一位生活在中國唐朝的和尚帶著三個長相奇怪的徒弟，騎著一匹白龍馬，到西天的佛國求取真經，這個叫做【西遊記】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甚至從東方流傳到全世界。

我一直都神往那個誕生在父母描述中的神奇世界，甚至認為這個想像中的神話故事是一段真實存在的歷史，美猴王孫悟空也成為我兒時不可動搖的第一英雄，手拿金箍棒的他，在唐僧的弟子中法術最高超，火眼金睛，會七十二變，一個筋斗能翻到十萬八千里，一路上降妖除魔，威風凜凜，甚至代替西元七世紀真實存在的玄奘法師成為取經故事的主角，成為中國人最喜愛的神話英雄，也是我對西遊記最早的迷戀。

我是父母親一手帶大的，他們工作繁忙的時候，我也會乖乖的獨自待在總計不到二十四平方米的家裡，對於在想像力的世界卻是相當的廣闊了，我會用繪圖本把我「遇到」的人和事都記錄下來，而孫悟空是我描繪得最多的人物，有時候我真的覺得他就在我家窗外的那片雲裡頭，儘管我家窗外只看到一點點天空。直到變形金剛和聖鬥士的出現，才打破了我一直以來唯一的英雄世界觀，「汽車人，變形！出發！」我開始團著喉嚨模仿著擎天柱的渾厚語氣，「天馬流星拳——！」揮著拳頭喊著必殺技的名字。後來又有好多美日卡通和電子遊戲一股腦的沖進我的生活，雲端的孫悟空慢慢的被突如其來的機械生命、神奇的盔甲、高科技的電子產品厚厚的遮蔽起來……

那些成熟的商業化戰略，輕鬆的籠絡了各有所愛的中國人們，並向各個領域蔓延開來，中國發生一次劇烈的化學反應，一時間所有的城市都不約而同的鏟去了山水，中國的表皮上結出了一層厚厚的鋼筋水泥，大人說那叫改革開放，老師們說我們快要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了，所有的人都會富裕起來，衣食無憂。當時的我一邊勾畫著美好的未來世界，一邊喜歡上了可樂和速食麵，而雲裡的猴王的光都快要消失了……

很多年以後一個下午，我從生產線的傳送帶上醒來，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是生活在超現實的「擬像」中，是什麼把現實包裹？是什麼代替了真正的現實？是文化的多元性還是消費的多樣性？被批量生產和複製包圍的生活面前，真實在超現實中陷落……我很難統計感性和理性在我身體裡的分佈，也不能規劃出它們在我身體產生出的下一個化學反應。所以我經常在界定中產生出了很多的不肯定，也許就是這些不肯定，讓我對順理成章產生了懷疑。我喜歡上了懷疑，那是一個全新旅途的開始，可能從未有認知到達過的地方。

我滿懷雀躍的開始走上了我的旅途。一面記錄下旅途風景，一面記錄著觀察日誌。路上我探索著一種可能的真實和自我的記錄方式，但卻不是為了證實什麼。不同閱歷的人會用自己的視覺經驗去認知事物的表像和內構，有的人能通過一件平庸的器物看到悠遠的歷史、有的人則是從身邊的瑣事看到遙遠的未來，而我希望做出一面很小很小的鏡子，小到快要失去實用價值，你可以去看自己，也可以去看別人，當然你必須調整它的角度才能看到更多更大的世界，全新的世界。至於那個世界是什麼樣的，除了你沒有人會知道。

我不喜歡給自己定位，不喜歡那種專司其職的感覺。而萬幸的是不同的人給了我不同的定位和歸屬，不過更多的人看來，我所做的不過是卡通人物和遊戲玩具，剛開始我還會去一一解釋我的想法，後來我發現自己好像是個在推銷信仰的傳教士似的，每個人應該有權利享受自己的經驗和智慧以及閱讀的樂趣。真能一語道破的也不過是相對語境下的語義。語言和文字雖然都是人類智慧的奇蹟，但對我來說它們都是過於處理的資訊，不善言辭的我時常被生硬的局限性束縛在字裡行間，讓我疲憊不堪，因為有太多感覺是我不能用語言文字來準確的處理和傳達的，也許就是我選擇圖像的原因，既然不是用文字和語言來傳達，那麼它終究不能被文字和語言所描述，雖然會造成更多的誤讀，但本身也增添了更多的樂趣。有時候結果本來就無法控制，但過程仍可以享受。

我的工作室很簡陋，但絕對是真正的工作室。一間美院附近的倉庫，是以前一個垃圾站改建的，有趣的是跟我很搭配，它不是為了被關注而存在的，物資回收—"Commodity recycling"，那些被廢棄的曾經輝煌的物再放光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適合你的就好。我喜歡廢舊品，不僅是它們的價格便宜，如果你懂行的話能找到比新傢伙性能更好品質更好的，更重要的是它就像是為記錄那一段歷程而存在的。想來好多藝術創作者不也是徘徊在那些丟棄在文明車輪下的一個又一個昨天，撿起來放到日後需要重溫和反思的明天。一種發現的智慧、一種看待的心境，我想這才是藝術真正的價值，所以每次進入工作中的我都會很輕鬆，當然是精神上的。

工作室是有重慶特色的依山而建，門口有一個小平臺，長著一棵很大很倔強的黃桷樹，樹下可以眺望坡底的火車站和集裝箱貨運碼頭以及長江對岸的南山，那些不時出現點綴畫面的火車、漁船、飛機都是我小時候要靠想像來畫的，在斑駁陽光或濛濛細雨的時候還是相當愜意的。距離工作室五米內就是城鄉結合的主幹道，工作室正好在這條路上的一個「S」形路段的中間，由於地域功能性，每天都有好多「擎天柱」路過，偶爾還會有三五輛一組的裝

甲車，讓我閒暇之餘感受一點戰爭的氣氛，也不知道是運氣好還是什麼原因，租了工作室不久，沿街就種了好多我一直希望中有的竹子，居委會也好像發現我缺乏運動，在路邊裝上了健身器材，雖然我最後還是選擇了慢跑回家的方式。